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禹貢錐指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樊少巨

禹貢錐指卷二

德清胡渭撰

冀州釋文冀居器反

傳曰堯所都也又曰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又曰兖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

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又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皆從下以為始冀州帝都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兖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兖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竝為東偏雍高於豫豫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

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兖在冀之東南冀兖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兖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冀而次兖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兖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蘇氏曰兖水河為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兖為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尤甚兖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兖次青次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稍緩

也故次揚次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故次豫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渭案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西南平陽故城是也李巡注爾雅始觧州名孔疏以為所言未必得其本其後晉志通典亦皆有說林少頴云九州命名之義蓋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必求其義傅同叔云凡釋九州之名者皆因字生義云爾未必得古人命名之實不足信也此真通人之見今一槩不録以

其言盡屬傅會且非要義所關也

古書言唐堯所居者三一為帝都漢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應劭曰平陽堯都在平水之陽是也二為始封之國一在太原晉陽縣漢志云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晉水所出是也一在中山唐縣漢志云堯山在南應劭曰故堯國張晏曰堯為唐侯國於此是也鄭康成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

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此皆在冀州之域故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也濟陰定陶縣從漢郡國志亦云古陶堯所居此則在兖州之域水經注永安本彘縣汾水自縣西歷唐城東瓚注漢書云堯所都東去彘十里按永安今霍州霍太山在其東揚雄冀州牧箴雖有岳陽是都語然岳陽所該者廣平陽亦在太岳之陽恐不止永安瓚說非是

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曰蔡傳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按堯為天子實先都吾晉陽後徙於平陽從不聞有都陶之事真屬臆語即書疏左氏杜注孔疏亦不確唯漢書臣瓚注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師古曰瓚說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其解矣吾欲取以易蔡傳渭按竹書帝堯九十年游居於陶一百年

帝陟于陶攢說本此冀州不言境界傳說為正馬鄭皆云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孔疏非之曰夫既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晁以道云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說本馬鄭班固所謂非其本義與不得已者

或問冀州欲言其境界當云何曰若從爾雅曰兩河間則漏卻南河未善也古者河北之地皆謂之河内自戰國魏始有河内河東之别而秦漢因之

以置郡周禮所謂河內不止河內郡地也今即兼幽幷言之亦無不可必欲書境界曰河內惟冀州庶幾得之史記正義云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而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為河內也然經文簡奥可以互見正不必爾也舜肇十有二州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幷州幽州此馬融說也孔傳同至夏而復合於冀與堯時同爾雅之九州有冀幽而無幷郭璞以為殷制兩河間曰冀州

注云自東河至西河燕曰幽州注云自易水至北狄盖殷分夏冀州之東北以為幽而正北幷州之地仍屬冀視虞之冀則大矣周禮東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幷州與虞制同賈公彦疏云周之冀州小於禹貢以其北有幽幷然不唯小於禹貢亦小於爾雅也

冀州為中土古軒轅陶唐有虞夏后殷人所都及實沈臺駘孤竹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晉古實

沈之虛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周成王滅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至子燮改名曰晉魏霍冀黎書西伯戡黎即此今為黎城縣揚郇或作荀賈沈姒蓐黃帝封臺駘於汾州沈姒蓐黃實守其祀路赤狄邶鄘衛始封在朝歌邢共凡原雍邢虞檀溫中山鼓肥鮮虞薊北燕韓無終山戎凡三十五國戰國時屬燕趙魏而秦衛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此為鉅鹿邯鄲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鴈門雲中三川北境是漢武置十三州此為冀州領郡國九幽州領郡國十

并州領郡九後漢魏晉並因之晉冀州領郡國十三幽州七并州六南北朝土地分裂增置漸多不可勝紀唐承隋制州即是郡貞觀初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開元中又析為十五道此為河北道之汲郡衛州鄴郡相廣平沼鉅鹿邢信都冀趙郡趙常山鎮博陵定河間瀛文安莫饒陽深上谷易范陽幽順義順歸化分順州置歸德燕嬀川嬀漁陽薊密雲檀北平平柳城營等郡河東道之河東蒲州絳郡絳陝郡陝北境是平陽

晉高平澤上黨潞樂平儀陽城沁大寧隰文城慈西河汾太原并昌化石鴈門代定襄忻安邊朔馬邑朔雲中雲等郡又都畿之河内郡懷州關内道之單于大都護府按以上通典所列信都當全屬兖鄴郡之内黄兖城臨河汲郡之黎陽東境當分屬兖以今輿地言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河南則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唯衛輝之胙城縣舊在大河之南當屬兖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五

府及真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為界水西屬冀水東屬兖詳見後大名府濬縣之西界以宿胥故瀆為界西屬冀東屬兖又新置宣化府舊為萬全都司及故遼東都司之西境以大遼水為界西屬冀東屬青其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於大遼水皆古冀州域也

冀西距河河自今塞外東受降城南而東至山西大同府廢東勝州界折而南經平鹵衛及太原府之河曲保德興縣汾州府之臨縣永寧寧鄉石樓

平陽府之永和大寧吉州鄉寧河津滎河臨晉蒲州是為西河與雍分界

冀南亦距河河自蒲州過雷首山折而東經芮城平陸垣曲及河南懷慶府之濟源孟縣温縣武陟衛輝府之獲嘉新鄉汲縣是為河南與豫分界

冀東亦以河與兖分界自周定王五年河徙之後禹河故道堙廢而冀兖之界難分今按漢志魏郡鄴縣下云故大河在東句北入海故大河者即王

橫所云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者也河自汲縣南東北流至黎陽縣西南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大伾山一名黎陽山今在濬縣東南二里即賈讓所謂東山也枉人山一名苦化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名工陽三山即賈讓所謂西山也蘇代謂之宿胥之口酈道元謂之宿胥故瀆李垂謂之西河故瀆濬縣舊志云在縣西十里蓋禹迹也河徙由縣東故稱此為西河自此而北歷蕩陰安陽鄴縣斥丘東按內黃魏縣至列人斥章之境左會衡漳經所謂北過降水也應劭曰斥

章縣漳水出治北入河杜佑曰漳水横流至肥鄉縣界入河斥章今曲周縣地肥鄉漢列人縣地蓋漳水由二縣境注於河也河自此東北入海及定王時南徙則衡漳東出循河故道而下至東光縣西與大河合王莽時河益徙而南漳水遂專達於海故斥章以下水經通謂之漳水東北歷平恩曲周鉅鹿經縣南宫堂陽扶柳信都昌成西梁桃縣鄡縣下博樂鄉武强武隧武邑東昌弓高阜成樂成建成成平浮陽至章武平舒入海盖皆禹河之故道也而説

經者皆以王莽河為禹河謬矣大河故瀆一名北瀆王莽時空俗遂稱王莽河以今輿地言之濬縣屬直隸大名府湯陰安陽臨漳並屬河南彰德府成安肥鄉曲周並屬直隸廣平府平鄉廣宗鉅鹿並屬順德府南宮新河冀州並屬真定府東鹿屬保定府深州衡水武邑武強並屬真定府阜城獻縣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河間府皆禹時冀東瀕河之地中流與兖分界王制謂之東河北播為九河其經流爾雅謂之徒駭又同為逆河東至碣石入海後世謂

之勃海者也詳見導河

唐冀州治信都縣貝州治清河縣通典以冀入古冀域貝入古兖域而又據洚水以畫界縣在水西者為冀域縣在水東者為兖域今按漢志故漳河在信都縣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此水自南宫入經縣折而東北逕信都城東注於廣川之張甲故瀆其後水復行北道絳瀆遂空因謂之枯洚蓋漳水一時之徙流也詳見導河杜意謂禹河在此間

故以枯洚為降水以深州之陸澤當大陸是為北過降水至於大陸云爾然枯洚實非禹迹而冀兖之分界以徒駭不以枯洚也杜承前謬抑又甚焉漳水故徒駭也唐冀貝所領諸縣皆在漳東安得有古冀地乎

冀東北與青分界處於古傳記無可考今按碣石以西之渤海即禹時逆河也自天津衛直沽口與兖分界又北歷寶坻縣東南折而東歷豐潤灤州

樂亭盧龍昌黎縣南昌黎漢纍縣碣石在其地渤海之北岸皆冀域也自此以東則為大海東歷撫寧縣東南又東歷山海關南又東歷遼東寧遠廣寧等衛南是為漢遼西郡地又折而南歷海州衛西南衛在故遼東都司城南一百二十里曰梁房口關大遼水於此入海關在蓋州衛西北九十里海運舟由此入遼河水經注云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亦言出砮石山東南入塞直遼東之望平縣西屈而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襄平漢遼東郡治朋為遼

東都司郭下定遼中衛地又南逕遼隧縣故城西又南小遼水注之水出玄菟高句麗縣之遼山又東南逕房縣西左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又東逕安市縣西南入於海漢志望平縣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明一統志遼河自三萬衛西北入塞南流經鐵嶺瀋陽都司之西境廣寧之東境又南至海州衛西南入海望平襄平遼隧房縣安市皆漢遼東郡之屬縣而遼水逕其西是知遼西為冀域遼東為青域而碣石以東梁房以西之海則二州共之矣

冀之北界亦無可考約略言之當得陰山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是也昔戰國時趙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師古曰高闕山名在朔方之北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即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燕趙所築長城自雲中以迄遼西延袤可三千里疑即克時冀州之北界但今之長城未必皆古跡其詳不可得聞

耳北之西頭當起東受降城唐景龍二年張仁愿築置振武軍元和志云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武德四年於此置雲州麟德三年置單于大都護府即舜所分并州之西界東頭當抵醫巫閭山即舜所分幽州之東界山在故遼東都司廣寧衛西五里衛東去都司城四百二十里職方氏幽州山鎮曰醫巫閭是也明一統志云舜分冀州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分青東北為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秦以幽州為遼西郡營州為遼東郡蓋仍燕之

舊以大遼水為限也

柳城縣漢屬遼西郡隋置營州治焉唐因之地理志營州柳城縣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其地遠在今之塞外永平府舊志云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此蓋唐永泰元年所置柳城軍非古之柳城昌黎本金廣寧縣大定末更名亦非古之昌黎也水經注

曰魏田疇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望柳城見濡水又曰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為龍城縣見大遼水此真古之柳城禹貢冀州東頭之北界當訖於此今乃謂在昌黎縣西南則冀之東北隅蹴地七八百里矣豈不謬哉

顧氏日知録云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以冀州為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淮南子

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渭按九歌云覽冀州兮有餘横四海兮焉窮淮南子云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又云正中冀州曰中土則騂中國為冀州范甯注穀梁云鄭姬姓之國冀州近京師親近猶不能服則疎遠者可知楊士勛釋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唐虞夏殷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則號王

畿為冀州義亦微别

冀兖共此徒駭八支皆在兖域而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經兖州常深以為疑及讀河渠書禹道河至于大伾以河行平地數為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忽憬然如夢初覺知洚水大陸九河之區尧時尚未為河所經也孔義精絶蘇説更暢於孔或謂尧時徐青無河患青所治者濰淄及汶徐所治者淮沂及泗耳於河無

涉余按漢武帝時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是患及徐也成帝時河決東郡平原泛濫入濟南千乘是患又及青也當二渠未厮之日河自大伾以下行平地數為敗安知青徐之境不若後世之横被其害乎執經文州界之所無以譏子瞻所謂夏蟲不可與語氷者也

鄭樵六經奥論曰洪範五行之序一曰水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為帝都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

州之水既治水生木木屬東方故次兖次青次徐皆東方也兖青徐之水既治木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揚次荆皆南方也荆揚之水既治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渭按禹治水之序不過先下而後高更無他義夾漈之說類陰陽五行家言以此說經將流爲緯書之祆妄然其言近理足以惑人故洪景盧亦載之隨筆予不可以

不辨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釋文壺音胡治如字岐其宜反

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正義曰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曾氏旼曰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

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按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横流而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

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也蘖氏夢得曰詩言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則梁之施功為多而岐則因梁以及之者也薛氏季宣曰傳稱禹鑿孟門儒者多未之信夏書既載壺口不可誣也呂氏祖謙曰壺口龍門之上口水之為患本於龍門狹隘故禹鑿之以行水此用工之最大者渭按既者已事之辭載事也鄭康成云載之言事韋昭同壺口山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梁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同

州韓城縣西北九十里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吉州漢北屈韓城則夏陽岐山則美陽也水患莫大於河孟門龍門乃河之上下口山石當路束流水泄不利故首闢之壺口事畢遂西治梁蓋自龍門治西河南至於華陰所謂決川距海也治梁之餘因而及岐蓋決渭之下流入於河兼治梁山之野使可耕作所謂潛畎澮距川也

先儒以既載連上冀州讀謂賦功屬役載於書籍

經實無此意且以既載連上讀則壺口二字不成辭當從蘇氏以既載壺口為句載本訓事林少穎引詩俶載南畝為例謂始有事於壺口愚按詩傳俶始載事以為始有事宜也此但言載無始義爾雅哉始也哉與載異顔師古以載為始非是當從鄭韋之訓事如請事斯語之事也

冀三面距河而不言治河蓋河非一處治非一時不可渾言故舉山與地以别之壺口梁山志龍門

西河之治也岳陽志南河厎柱之治也覃懷志孟津洛汭之治也衡漳志東河之治也大陸志徒駭之治碣石志逆河之治也雖不言治河而河已無不治聖經之書法其微而彰也如此

禹所治者水也而或舉山以表水唯壺口梁山志西河雍之三危志黑水為決川距河之事岐岳及徐之蒙羽梁之岷嶓蔡蒙雍之荆岐終南惇物鳥鼠則皆濬畎澮距川之事所謂滌源者也

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孟門山在今平陽府大寧縣西南八十里吉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黄河中流水經注云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有孟門山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黄河之巨扼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其中水流交衝鼓若山騰濤波頹疊迄於下口元和郡縣志云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西南三十六里

今吉州西北六十五里有文城廢縣俗名石槽今河中有山鑿中如槽東流懸注七十餘尺渭按龍門之上口為孟門在今吉州西西直陜西延安府之宜川縣其下口即今河津縣壺口山盡處近世亦謂之龍門者也西與韓城之龍門相對上口至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

孟門有二一在龍門山北三子言河出孟門之上者是也一在太行山東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史記吳起謂魏武侯曰

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戰國策作右漳滏呂氏春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劉孝標廣絶交論曰太行孟門豈云嶄絶凡與太行連舉者皆非吉州之孟門也杜預云孟門晉隘道而不言其處所司馬貞注吳起列傳云劉氏按紂都朝歌則孟門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别有孟門也其注齊世家則曰孟門在朝歌東蓋據起言以立說今其地實無山以應之齊師自朝歌而西入亦不當反在

其東然則孟門者太行隘道之名疑即今輝縣之白陘也樂史太平寰宇記云相州安陽縣有鯀隄禹之父所築以捍孟門今謂三仞城淮南子曰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蓋亦指朝歌西之孟門但不知從孟門來者為何水須築隄以捍之若謂此孟門即龍門之上口則築隄當在太原府瀕河之地安陽距西河千里山脊隔斷何用為孟門築隄竊疑此隄為清淇蕩洹諸水而設後人誤認兩孟門為一山遂附會其

說以為鯀所築以捍孟門耳

漢賈讓奏云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厎柱破碣石隳火規反斷天地之性林少穎曰鑿者宜就狹處鑿而廣之未必如賈讓所謂隳斷天地之性渭按性猶生也謂非人功所造對上文城郭田廬冢墓而言山陵當水路則隳之亦非謂本不通水者也生而狹者人功鑿之使廣即是隳斷天地之性讓言未為過也

三子所稱呂梁山即禹貢之梁山也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公羊曰梁山河上山穀梁曰壅遏河三日不流水經河水南出龍門口注云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山在夏陽縣西臨於河上渭按梁山之崩能壅河則俯瞰河流可知信為禹鑿之餘三子所稱

呂梁即此山之別名矣酈道元以為在離石縣界其言曰善無水西流歷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洪巨石崇竦辟立千尋河流激盪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於縣西歷山尋河竝無遏岨至是乃為巨嶮即古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按元和志唐初分離縣地置孟門縣尋廢後復置定胡縣東至石州九十五里黃河去縣西二百步孟門關在縣西一百步蓋誤據司馬彪以此地為孟門遂置縣及關道元本言離石東北有呂梁未

嘗謂離石之西有孟門也閻百詩為之辯曰道元言呂梁之水勢與龍門無異而以為在離石離石明之石州改名永寧州者必求其地以實之永寧州東北則今静樂縣岢嵐州之地西去黄河約二百里無所謂河流也土人欲當以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天橋峽亦有禹鑿之跡天將陰雨激浪如雷幾相似矣而無所謂千仞巨石又南去離石四百餘里皆與酈注不合當闕疑百詩言甚覈今大同府平鹵衛西

亦有呂梁山近志以酈氏所言者當之則更在河曲之北去離石愈遠矣總由不知呂梁即龍門之南山而移其名於它處耳且使呂梁果在離石縣北則西南距孟門六七百里未鑿不足為其害三子先言龍門次言呂梁其為夏陽之梁山無疑也列子又有呂梁為孔子所觀者酈道元謂在呂縣泗水之上今徐州東南五十里呂梁山是也其下即古泗水金元以後為黃河所奪而泗殫為河禹

河未嘗經此傳同叔以此為禹鑿之呂梁謬極矣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狐岐讀此始知蔡傳說宗晁氏其言曰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為晉山則亦指呂梁矣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

注於汾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為雍州梁岐者非是渭按蔡氏所指呂梁在今永寧州東北本名骨脊山一作穀積山在州東北百里與太原府交城縣接界俗稱為呂梁山去河一百五十餘里狐岐在今孝義縣西一名薛頡山與介休縣接界去河三百三十餘里安得謂河水所經而治之以開河道乎且使二山果為此經之岐梁則當在太原役中不得與壺口連舉矣晁說大謬爾雅曰梁山晉望正謂夏陽之梁山

夏陽故少梁秦地也左傳文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梁山由是入晉成五年梁山崩晉侯所以問伯宗而行降服徹樂之禮下逮戰國少梁猶屬魏故梁山雖在雍域而實為晉望蔡氏以為在冀州即離石之呂梁何其考之不詳邪

或問尸子之言可信乎曰可信漢藝文志尸子二十篇名佼晉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春秋穀梁傳兩引尸子語後漢書宦者傳注曰尸子

晉人作書二十篇其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蓋即龍門呂梁之說所自出也尸子晉人必親見禹鑿之迹故以為言呂不韋相秦採入其書淮南子亦載之此或古書成語非佼所造也朱子語錄云龍門至今横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滚入關陜一派東滚往河東為患最甚此言深得尸子之意蔡氏親承師說宜尊所聞而集傳既從曾氏

引呂不韋語又從晁氏謂呂梁在離石自相矛盾

明洪武中劉三吾等奉敕撰書傳會通亦仍謬而

莫之正何其憒與

朱子語録云今人說禹治水始於壺口鑿龍門某

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就龍門

而下流水未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

之水使各通於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只

是先從低處下手故嘗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

河此必朱子未定之論而傅同叔宗之又據孟子禹疏九河瀹濟漯二語以為禹之治水實自兖始但就兾一州而言則龍門為咽吭之害故首及之凡為此論者總由不察洪水之狀如何而壺口梁山所以必當先治之故耳充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此亦是充語古文大禹謨作降語洚水者洪水

也此水廹近都邑堯親見其狀故口能言之而心實懼之正尸子所謂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朱子所謂一派滚入關陜一派滚往河東者非泛言九州之水災也蓋凡水逆流皆謂之洪水而龍門吕梁之河為害尤甚禹受命治水無急於此者此而能治則無水之不可治此而不能治則帝都將有具魚之患而又何暇救天下之昏墊哉無論冀為帝都在所當先即非帝都而滔天之勢若此亦

安得舍冀而事兖也明嘉靖中馬明衡撰尚書疑義其論禹貢一條云朱子謂禹貢記治水始於壺口龍門不敢深信蓋謂當自下流始自下流則當自碣石九河始此意固是余竊以為自下流始者此治水之大勢然上流有壅遏之甚者則亦必先達之此治水之權宜也況冀州帝都所在呂梁河之所急安得不先治之凡後世觀古人之事只當見其大綱至於因時從宜則去古益遠不可執一

論也斯言深得經意故備録於此

宋儒以雍山不當入兾故梁岐有異論曾彦和云壺口梁岐一役也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兾疑者可渙然釋矣愚嘗謂禹貢書法亦有變例非故為變也事有所不同則例因之以變耳於兾得五焉凡山皆繫本州而雍之岐梁獨書於兾一也凡治水皆繫土田之上而恒衛既從大陸既作獨書於田賦之下二也其三則孔傳所云不説境界

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殊於餘州者是已學者不知變例則膠柱而鼓瑟鍥舟以求劒烏可與言禹貢哉

冀州有三壺口一在吉州西南禹貢之壺口也一為汾隂縣西南之平山平水所出亦名壺口山又名姑射山酈道元謬以為尚書之壺口一在長治縣東南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壺口杜注潞縣東有壺口關潞縣即今潞城縣關以山為名此

二山皆非禹貢之壺口也近志洪洞縣西南亦有壺口山一名蜀山而傳記無之此土俗所稱故不數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韓城縣西北詩所云奕奕梁山者禹貢之梁山也一在乾州西北西南接岐山縣界即孟子所云太王居邠踰梁山者非禹貢之梁山也元和志誤以此山為治梁之梁

壺口山漢志在北屈縣東南括地志云在吉昌縣西南五十里吉昌今吉州也後魏延興四年於此置定陽郡及縣元和志云北屈故縣在定陽郡北

二十里正今州直北之地山當在其西南漢志云東南誤也梁山漢志在夏陽縣西北而諸志所言皆不同蓋是山綿亘百里自今郃陽縣西北抵韓城縣西北之麻線嶺皆梁山也然向南則益西而去河愈遠唯韓城西北之山首枕西河北連龍門當以是為禹鑿之迹耳

治梁所以終壺口之事除河患也其遂及岐者何蓋呂梁既鑿則河由地中行而西河左右無洪水

之患矣然地上之積潦未經疏洩不可以耕作故
幷治之禹曰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梁岐
之間其第一功也然太原岳陽密邇帝都禹不急
治而顧先此者何蓋治梁已畢若身遂渡河而東
則東方之事正多不能速還治雍當在數年之後
而梁岐之間其於帝都事勢當日必有甚切而不
容緩者故治梁之餘乘便施功及岐而止數千載
以下神禹之經營猶髣髴見之也

詩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傳曰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箋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渭按此言正可以發明治梁及岐之故蓋洪水方割自孟門大溢而西入鄜延之境朱子語録云長安山生過鄜延然長安却低鄜延是山尾却高則梁岐之間卑於鄜延可知水入鄜延必由此氾濫而南注于渭勢若建瓴平田皆為巨浸及洪水既除之後梁

山之野始可以甸治故禹先決渭之下流以入河而尋濬畎澮之水以入渭使嚮之巨浸復為平田則耕作興而賦貢之法有所施矣禹所以獨致力於此者蓋渭南廹近南山岐西漸偪汧隴地皆高卬洪水所不及其受患者唯是鄜延之南渭水之北梁西岐東數百里之地朱子所云一派西滚入關陜者耳吕梁既鑿舍此其曷先邪

洪水初平艱食未奏冀田僅第五等而梁岐之間

去帝都最近田既膏腴轉輸又便故禹汲汲於此地昔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蓋由渭泝河由河入汾絳與平陽均此一路禹甸梁山之野通渭水之漕其為帝都艱食計也切矣及岐而止者蓋岐西地高仰洪水不為災而東方事急亦無暇西略故也

或問治梁及岐果為岐東渭北之地則涇屬渭汭漆沮既從荆岐既旅雍州又歷歷言之不亦贅乎

曰梁岐之間略為疏濬其功未畢故必待涇漆沮皆治而後旅荆岐以告平此最後治雍之事非冀州經始之事也又何贅焉

既修太原至於岳陽釋文岳又作嶽

傳曰高平曰太原令以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知此岳即太岳也地理志河東彘縣有霍太山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曾氏曰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道汾水故也葉氏曰傳言禹能修鯀之功則鯀功不皆廢也蓋有因而修之者焉鯀惟知治太原而不知道壺口以及岐梁此功所以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岐而後修鯀之舊迹自太原以至岳陽也朱氏鶴齡曰今河北多有鯀隄太原岳陽帝都所在鯀

必極意崇防禹因其舊而修之成先績也然不以此為始事者盖必河道通而汾水之來始有可受禹急於河之大鯀急於汾之小此成功所以殊耳渭按晉陽今太原縣屬山西太原府彘縣今霍州屬平陽府太岳在州東三十里詳見導山岳陽凡太岳山南皆是其地當直抵南河賈讓言禹析底柱則南河亦施功之處知必在治岳陽時矣曰至于者所以聯絡其兩頭見中間相去之遠也

高平曰原廣平曰陸釋地正相反傳改言高平為是然不當連太字疏云太原原之大者則太字別是一義斯為無病矣鯀徒事太原而不知鑿龍門所以無功然壺口梁山之役非神禹何從措手鯀即欲為禹所為亦終不能耳

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山海經曰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西流注於河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按今靜樂縣在太原西北二百二十里本漢汾陽縣地地理志汾陽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管

涔山一名燕京山淮南子汾出燕京是也隋志靜樂縣有管涔山元和志云在縣北一百三十里

南流與東西溫谿合水出右近谿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漢立屯農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按汾陽故城在今陽曲縣西北元和志羊腸山在交城縣東南五十二里又南與酸水合水西出少陽之山東南注于汾又南出山東南流洛陰水注之水出新興郡西南流逕陽曲城北又西注於汾又南逕陽曲城西元和志陽曲故城在太原縣東北四十五里又東南逕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太原郡治晉陽城尚書所謂既修太原者也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晉水出晉陽縣西甕

山山海經曰縣甕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南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蹟蓄以為沼沼西有唐叔虞祠晉水又東過其縣南分為二派北瀆即智氏故渠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周圍溉東南出城注於汾水也其南瀆於石塘之下伏流逕舊谿東南出逕晉陽城南又東南入於汾漢志龍山在晉陽縣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元和志懸甕山一名龍山在晉陽縣西南十里晉水初泉出處砌石為塘自塘東分為三派其北一派為智伯渠東北流入州城中出城入汾水其汾派東流逕晉澤南又東入汾此即酈元所言分為二派者也其南派隋開皇四年開東南流入汾水汾水北自陽曲縣界流入經縣東二里又南逕梗陽縣故城東晉陽縣南六十里榆次界有梗陽城元和志云在清源縣南一百二十步又南洞渦水從

東來注之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流過榆次縣南又西至晉陽縣南西入于汾出晉水下口者也又南逕大陵縣東汾水于縣左迤為鄔澤廣雅曰水自汾出為汾陂陂南接鄔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幷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漚洟之澤俗謂之鄔城按周禮幷州澤藪曰昭餘祁即班固所謂九澤也今名鄔城泊元和志云在介休縣東北二十六里大陵故城在文水縣北十三里又南逕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注之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到其縣屈南到平陶縣東北東入於汾元和志文水縣本漢大陵縣地汾水經縣東十五里文水在縣西漢平陶縣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後魏改為平遙又南與石桐水合即綿水也出介休縣之綿山又西南逕介休縣故城西

又南逕冠雀津在介休縣西南俗謂之雀鼠谷元和志雀鼠谷在介休縣西十二里汾水在縣北十二里靈石縣本介休地汾河在縣北十步深一丈闊三丈又南入河東界逕永安縣西故彘城也周厲王流于彘即此漢順帝改曰永安又東與彘水合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霍太山矣今在趙城縣東北四十五里又南逕霍城東故霍國唐霍邑縣今為霍州元和志霍山在霍邑縣東五十里元地理志霍州有霍山為中鎮又南霍水入焉水出霍太山西南逕趙城南又西注於汾又南逕揚縣西應劭曰故揚侯國今洪洞縣東南有揚縣故城周語史伯曰西有霍揚是也又南逕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墟也秦穆公納公子重耳於晉害懷公於

此又南逕白馬城西今平陽郡治又南逕平陽縣故城東城在今臨汾縣西南汾水之西又南與平水合水出平陽西壺口山東逕狐谷亭北春秋時狄侵晉取狐廚者也又南逕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郤犨之邑也城在今縣東南汾水在縣東一里又南逕臨汾縣東天井水出東陘山西逕堯城南又西南入汾又屈從縣南西流逕絳縣故城北晉新田漢置絳縣其故城在今曲沃縣南又西逕虎祁宮北宮地背汾面澮西則兩川之交會也今絳州南有虎祁宮又西逕魏正平郡南今絳州本漢臨汾縣後魏改曰正平并置郡又西逕王橋澮水入焉水出絳縣東澮山西過其縣南

又西南過厎祁宮南又西至王橋注于汾水又西與古水合水出臨汾縣故城西西南入汾又西南逕長修縣故城南有修水出縣南西南流入汾又西逕清原城北晉侯蒐清原作三軍處又逕冀亭南昔臼季使過冀野見卻缺耨即此處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又西與華水合水出北山華谷晉卿士蔿食采華陽今蒲坂北亭也其水西南注于汾又逕稷山北山下有稷亭春秋宣公十五年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狄土是也又西逕鄧丘北故漢氏之方澤又西逕耿鄉城北故殷都也帝祖乙自相徙此為河所毀故書序曰祖乙圮于耿又西逕皮氏縣南漢河東太守番係穿渠引汾水以溉皮氏縣故渠尚存按今河

津縣西二里有皮氏故城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水南有長阜背汾帶河長四五里廣二里高十丈汾水歷其陰西入河漢書謂之汾陰脽應劭曰脽丘類也按漢書武帝元鼎四年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脽音誰今滎河縣北有汾陰故城唐改汾陰曰寶鼎元和志汾水在寶鼎縣北二十五里舊經后土祠下西注于河明隆慶四年東徙由河津縣葫蘆灘南入河

以今輿地言之靜樂陽曲太原清源交城文水祁縣並屬山西太原府平遥汾陽介休孝義並屬汾州府靈石汾西霍州趙城洪洞臨汾襄陵太平絳州曲沃稷山河津滎河並屬平陽府諸州縣界中皆汾水之所經也

周禮冀州浸曰汾詩魏風曰彼汾沮洳宰孔言晉有汾河涑澮以為淵韓獻子言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此四水者晉之望也涑水合洮水互受通稱故亦名洮水經注涑水出河東開喜縣東山桑葭谷至周陽與洮水合水東出清野山西流合涑水又西逕董澤陂又西逕桐鄉城北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又西逕王官城北又西南逕安邑縣西禹都也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又西逕郇城郇瑕氏之墟也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又西南逕瑕城又西南逕張陽城東又西南屬于陂陂分為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西陂即張澤也西北去蒲坂十五里左傳子產曰昔金天氏

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然則汾洮之待治自古有然朱長孺云智伯謂汾水可浸平陽宋取北漢亦壅汾水灌太原是汾水為河東害甚大禹治之自不容緩豈獨以帝都所在哉渭按川宜宣澤宜障此一定之理鯀欲繼臺駘之業而以治澤者治川以害人者救人能無敗乎

太原在平陽東北左傳臺駘能業其官以處太原即經所謂太原矣亦謂之大鹵春秋昭公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三傳皆作太原穀梁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又謂之大夏左傳遷實沈于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公西伐大夏是也又謂之夏虛左傳命唐叔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也又謂之晉陽春秋定公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蓋皆太原之異名周時廹近戎

狄故祝佗言成王封唐叔於夏虚疆以戎索籍談言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景王言唐叔受分器以處參虚匡有戎狄杜預曰太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其地蓋華戎錯居故穀梁有夷狄曰大鹵之說

詩小雅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周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遷戎于太原又云夷王命虢公率

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又云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太原戎不克本竹書紀年諸所稱太原或以為即禹貢之太原日知録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為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汧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

羌於涇陽注涇陽屬安定郡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為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冦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為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若書禹

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太原為周之太原乎司馬相如上林賦布濩閎澤延蔓太原阬籍東平賦長風振厲蕭條太原高平曰原蓋古人之通稱也

渭按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元魏改置曰平高唐為原州治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縣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縣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即元開城縣

今固原州也廢縣在州西南四十里小爾雅云高平謂之太原則太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玁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太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也

岳陽就附近山南者言之則為今岳陽趙城二縣岳陽漢崎氏縣趙城漢彘縣地並屬河東郡霍山在岳陽縣西北趙城縣東北蔡氏主岳陽一縣固非然經之所指亦不止此二縣揚雄冀州牧箴曰岳陽是都則老都平陽亦岳陽也且如

華山之陽附近者為商州而山南之地非商州所可盡衡山之陽附近者為衡陽縣而荆之南界非此縣所可盡至若岷山之陽更不知其所屆安得專指灌縣為岷陽哉夫岳陽亦猶是也直抵南河又何疑焉閻百詩曰後至於太岳專指山言此至于岳陽陽字所包者廣蓋既修太原二句直舉一千餘里用功而言也

或問下文云至于衡漳衡漳者水也岳陽果包有南河曷不云至于南河乎曰自華陰而底柱而孟

津而洛汭而大伾皆南河也言南河則混而無別侵及覃懷矣然則書至于底柱不亦可乎曰底柱者河中之山也言岳陽則底柱之功見言底柱則太岳之功不見故不言底柱而言岳陽也

復齋集義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觀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邵氏簡端録曰載治及修至于皆言施功也諸州言施功例諸此底績至于皆言成功也

諸州言成功例諸此渭按篇末云告厥成功則九州所敘似皆以成功言之諸水土之功率繫山川地名之下而此載治修獨繫其上故以為施功之辭然皆冠之以既則亦是成功矣惟豫州導菏澤被孟豬實施功之辭立文偶爾異同不可强生義例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釋文覃徒南反厎之履反衡如字漳音章渭按漢書作章

傳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横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

横漳正義曰地理志河内郡有懐縣在河之北盖覃懐二字共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横字漳水横流入河故云横漳漳在懐北五百餘里地理志清漳水出上黨沾縣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曾氏曰覃懐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懐襄之時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為從東西為横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從而漳横矣夏氏傑曰冀州三面距

河河為大患故禹所治自壺口至衡漳皆所以治河之害與夫別流之入於河也金氏履祥曰太行為河北脊脊上諸州並山險唯太行之南懷州瀕河之地平夷廣衍田皆腴美俗稱小江南即古覃懷也渭按懷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衡漳一名降水其入河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曲周二縣界經所謂北過降水者也詳見導河覃懷底績則孟津洛汭之河治矣至于衡漳則自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與

降水會衡漳治而中間大小諸水亦無不治矣禹治冀至此太原衡漳之南南河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水土悉平可以則壤而成賦矣

河内西阻王屋諸山其北又有太行蔽之與河東隔絶孟門之洪水及太原岳陽而止不能東溢為災故其役可以差緩

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漢志云出鹿谷山淮南子云出發苞山後魏志云出廉山蓋皆發鳩之異名也東過其縣南今山西潞

安府長子縣西有長子故城又東逕屯留縣南屈逕其城東絳水注之屯留本春秋晉純留邑漢置屯留縣其故城在今縣東南十三里屯讀曰純又東逕壺關縣北今長治縣東北有壺關故城又東北逕潞縣北闕駰曰有潞水為冀州浸即漳水也故世人亦謂濁漳為潞水今潞城縣西有潞縣故城又東逕武安縣南今彰德府武安縣西南有武安故城清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謂之交漳口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黽谷今涉縣西北有涉縣故城又東出山逕鄴縣西又東逕三戶津孟康曰三戶津在鄴西四十里今臨漳縣西有鄴縣故城是也又東逕武城南司馬彪曰

鄴縣有武城又東逕梁期城南地理風俗記曰鄴北五十里有梁期城故縣也又東逕平陽城北司馬彪曰鄴有平陽城又東逕斥丘縣北即裴縣南今成安縣西有斥丘故城春秋晉乾侯邑裴音非應劭曰列人縣西南六十里有即裴城故縣也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城在今肥鄉縣北又東逕肥鄉縣故城北城在今縣西二十二里又東北逕斥漳縣南今曲周縣東有斥漳故城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渭按漢志鄴縣東有故大河北入海又廣平斥漳縣注應劭曰漳水出治北入河通典云衡漳

入河在肥鄉縣界蓋河由鄴東而北漳從鄴北橫流至肥鄉斥漳二縣界入河故酈氏以為禹貢之衡漳也以今輿地言之濁漳水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縣在潞安府西少南五十里東流經長治縣西又東北經屯留潞城襄垣黎城平順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東南清漳水注之清漳出山西樂平縣沾嶺縣在太原府平定州東南五十里縣西南有沾縣故城南流經和順遼州黎城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與濁漳合流東經安陽

彰德府治臨漳在府東北八十里又東北經直隸成安縣在廣平府西南六十里入肥鄉曲周二縣界肥鄉在府東南四十里曲周在府東北四十里禹貢之漳降盡於此矣水經注所敘自平恩以下曰漳曰絳皆後起之名非禹貢之漳降也

蔡傳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導河自降水大陸至碣石東北入河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

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以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說本夏氏渭按水經或以爲漢桑欽作欽成帝時人河自大伾以下非故道即自周定王五年始豈待漢成帝時哉且阜城以下之漳水欽時猶爲大河之經流漳未嘗自入海也河徙砅礫乃無稽之妄談辨見導河歷代徙流下

衡漳者河北之利害也昔戰國時魏西門豹史起

先後為鄴令皆引漳水溉田以富河内舄鹵化為稻粱後漢元初二年復修故渠以溉田建安中曹公平鄴又堨漳水廻流東注號天井堰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為十二流皆懸水門水所溉之處名曰晏澤陂故左思魏都賦云墱流十二同源異口也東魏天平中決漳水為萬金渠亦曰天平渠在安陽之西北臨漳之西南唐咸亨三年又引為金鳳菊花諸渠以溉鄴南至德後遂廢宋

天聖四年王沿上言今相魏磁洺之田並傍去聲漳水者斥鹵不可耕請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無奔決之患可以富數郡之民詔河北漕司規度而議者謂漳水岸高難開導渾濁不可溉田沿又奏渠田起于戰國前載但言灌溉之饒不言疏導之法唯相州圖經載天井堰魏武所作分十二墱相距三百步互相灌注可見疏導之法必就高阜鑿岸為渠截流為堰然後行水數里方至平田凡渠

開二十四丈則作堰之功可損其半日役萬人五十日而罷若采坏山之石坏山即大任在濬縣取磻陽之木磻陽在林縣給利成之鐵相州有利成鐵冶用鄭白渠之法扼中流以作堰下流大渠分置斗門餘水東入於御河或水盛溢則下流閉渠以防奔注復三百年之廢迹溉數萬頃之良田雖勞不可已也議卒不行後沿為河北轉運使導相衛邢趙天平晏陂諸渠溉田至數萬頃由是觀之漳水之為利也大矣然冬官不

修溝逆地防水屬音注不理孫音遜則亦有害曹操慕容垂郭子儀之攻鄴皆引漳水以灌其城此雖出於人為亦以水勢乘高而下能沉平地故也明正德十五年漳自安陽決而南又東入衛袤百餘里廣四十里土田悉成汙萊其為害不亦大乎禹治河之餘汜濫雖除而田間積潦不可不疏洩況漳南河北五百里間有沉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流至河內溫縣入河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南流至河內武德縣入河清水出河內修武縣黑山東流至朝歌縣合淇水淇水出河內隆慮縣

沮洳山東流合清水至魏郡內黃縣為白溝亦曰清河　蕩水出河內蕩陰縣西蕩音湯　洹水出上黨長子縣洹山洹音桓蕩洹二水皆東流至內黃縣入白溝　諸川左右翼帶禹時並注于河亦猶河汾之間包有涑澮等水無論大小皆當盡力此濬畎澮距川之事所謂滌源者也

朱子言禹治水從低處下手使先鑿龍門而下流水未分殺必且潰決四出故以為自九河碣石始愚謂懷襄之世河從大伾以東早已潰決四出太史公云行平地數為敗是也不待鑿龍門而始然

且龍門未鑿水由地上氾濫而南亦終入於河河中之水不加少龍門既鑿水由地中行復其故道亦只是此水河中之水不加多鑿與不鑿其利害皆在兾於兖青徐無損益也唯是覃懷底績之後引河北載之高地河東河内大小諸水悉歸於東河崩騰北注向之青徐分受其患者至此兖獨當之勢甚危急此時兖受患獨深故賦法與他州異至十有三載而後同而恒衛大陸亦瀰漫難治非先疏九河不可故經書二役

於田賦之下以見其從其作在九河既道之後不與覃懷之役相連此化工之筆非史臣所能與也

厥土惟白壤釋文壤若丈反

傳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正義曰此土色白而壤雍州色黄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内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

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辨土之宜有二白黑之類辨其色也壤墳之類辨其性也蓋草人糞種之法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知其所當用禹之辨土所以必致意於此也東陽陳氏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興地利定賦法也渭按夏氏引渴澤用鹿不如引埴壚用豕

於經為切

疏云鄭注周禮十有二壤曰壤亦土也變文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按此經上文言十有二土即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保章氏所謂以星土辨九州之地者故云壤亦土也變文耳然則九州之土皆可謂之壤與冀豫雍之壤對墳埴塗泥壚黎而言者有別唯咸則三壤乃通九州言之壤亦土也與十

有二壤正同也

說文壤軟土也釋文馬融云壤天性和美也劉熙釋名壤瀼也肥濡意也顏師古注漢志曰柔土曰壤皆與傳意合若鄭所云和緩則由人功所致凡土皆然非州別之質性疏不當取以為義

周禮草人職曰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呼丸反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檃用蕡彊其兩反檃呼覽反輕爂用犬爂呼照反又婦堯反注云凡所

以糞種者謂煮取汁也赤緹縓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潟鹵也貆貒也勃壤粉解也解胡買反下同埴壚黏疏者彊檃彊堅者輕爂輕脆者鄭司農云墳壤多蚡鼠也玄謂墳壤潤解疏云禹貢白壤之屬九等與此騂剛之屬九等不同者以禹貢是九州大判各為一等此九等無妨一州並有具類故不同也渭按草人所言色質略具張華博物志云五土所宜黄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黍蒼赤宜菽芋則但言具色

而質不詳職方氏云揚荆宜稻豫并宜五種黍稷菽麥稻

青宜稻麥兖宜四種黍稷稻麥雍兾宜黍稷幽宜三種黍稷稻則但言九州之所宜而色質皆不著總不如

草人之備而草人又不如禹貢之精詳也

厥賦惟上上錯釋文錯倉各反

傳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

第二之賦又曰此州先賦後田殊於餘州不言貢篚

亦差於餘州正義曰往者洪水為災民皆墊溺九州

賦稅益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也因九州差為九等上上是第一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孟子稱稅什一為正輕之於堯舜為大貊小貊重之於堯舜為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為九等差者人功有强弱收穫有多少此州以上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

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之中上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具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為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

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也林氏曰九州之賦計其歲入之總數而多寡相較有此九等冀最多故為上上兖最少故為下下餘州率皆如此非取民之時有九等之輕重也又曰冀州之賦獨先於田者蓋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自治幷與園廛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之所任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而餘州皆田之

賦也故先田後賦所以異於畿内也

龍子曰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為不善也愚謂貢異於助唯無公田耳其取民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畆之中稅其五畆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為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科定此五畆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為常也藉令樂歲不

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下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龍子蓋有為言之也夏元肅曰戰國諸侯重斂掊克立定法以取民不能因豐凶而損益且託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柯山此解甚妙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

所以痛心疾首而為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或問禹之取民果如助法因豐凶以為多寡則九州之賦何以有定等曰此有其說也消息盈虛天行自然之理州境廣大一歲之中豐凶並見荒於東則稔於西羸於高則詘於下彼此乘除相去不

遠故分而言之則民之所供於上者參差不齊此國不同於彼國此鄉不同於彼鄉合而計之則上之所得於民者自有定數此州常多於彼州彼州常少於此州雖或有升降之時而要以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此其所以有定等也苟曰五畝之稅歲有常科不問其豐凶則真有如孟子所云凶年必取盈使民稱貸而益之者矣曾謂堯舜在上大禹成賦而有如是之敝法乎哉

錯等之義二孔閎如林氏主豐凶立說蔡傳以為豐凶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梁豫揚言之蓋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然地力上下年分亦非獨四州為然也傳氏云錯之為言非雜也差也九州之賦州內可均齊者則無差等之例如其不可均齊則大槩幾何而或升或降亦任土隨宜可也若此則取民之時有輕重而九等非計歲入之總數

矣以理揆之林說近是然其言曰水旱必有所蠲以利民故其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夫謂損由於蠲可也而增豈加賦所致乎且禹之立法豐凶元與民共之未嘗有待於蠲也錯等或有或無誠不可曉竊謂禹貢所言唯據各州定賦之後錫圭告成之前十餘年間歲入之常數而第為九等又據四州十餘年間豐凶增損不齊之數而名之曰錯有則書無則闕非以是為將來之定式而餘州永

無雜出之賦也不然天道有盈虧地力有遺盡人功有勤惰語其極致則錯而上下相去有不止於一等者禹安能以目前之所驗而懸定數十百年之升降哉諸家所說皆未允當愚推測至此自謂千慮之一得云

疏云冀出第二時無第一豫出第一時無第二是二州不相易等也或言如此則九等有闕奈何曰就冀豫觀之謂二州互易其等亦可通知不然者

以雍揚兖驗之也使雍與揚相易則雍當書下錯梁與揚兖相易則揚當書三錯兖當書上錯矣而經文無之故知二州不相易等也然二州同年雜出而互易其等亦理之所有孔預知之故曰或容如此事不可恒大抵錯等之賦隨時升降即令餘州備言亦不足以窮其變此四錯者猶之發凡起例倣是以類推則無不可見耳

劉原父說此經云聖人預為推移通變之權而通

行於萬世於是舉其輕重之尤者四州而為錯法焉朱子亦云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愚謂錯等之賦不期然而然禹未嘗預立為此法凡言錯法者非是若夫推移通變之權則五畝之稅視豐凶以為多寡歲歲如此不獨在錯等之年也

禹貢之所謂賦鄭注孔疏皆主穀稅而軍賦不與焉蘇氏始云賦田所出粟米兵車之類而蔡傳取

之蓋以周時軍旅之征亦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曰賦給軍用者也小司徒注曰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論語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孔安國注云兵賦也左傳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又曰悉索敝賦又曰韓賦七邑又曰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又曰鄫無賦於司馬其所謂賦皆軍賦也故蔡以蘇說為長而其實不然按周以前無謂兵為賦者左傳云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此即司馬法一成

之賦也詩正義云成方十里容有五百人其出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少康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而稱衆不稱賦則唐虞更可知矣王耕野云九州田賦止是米穀非必兵車此言得之然蘇說亦非獨創仍出於鄭鄭注詩韓奕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與禹貢注所言治田出穀者合及注信南山則又曰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夫禹甸之義

一也何以梁山為治田而南山為兵賦是鄭自言之而自破之也紛紛諸說又何怪焉觀甸服之賦惟納總銍秸粟米則經文自有明徵不煩後人之聚訟矣鄭以周之丘乘釋禹甸猶以漢之口錢當九賦並非經旨不可援以入禹貢也

冀州天子所自治無貢名其土之所生而供於上者亦謂之賦故賦特繫於土之下田之上林氏況之以載師園廛漆林之征亦但仿像其事不可一

一求合新安陳氏云場圃所征載師掌之材木蒲葦等林衡澤虞掌之金錫禽魚丱人牧人罟人掌之他以類推則其法又加密矣堯舜之世恐未必然孟子言王政之善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又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又云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蓋山澤之利但為之厲禁使民不妄取而已未嘗有所征也晏子告景公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

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此言齊之徵斂無度也曾謂洪水初平艱食方奏正孟子所謂王道之始而取民纖悉不遺有如陳氏之所言邪然則兾之土賦其謂之何曰準以八州之貢物則兾賦可知也呂伯恭云八州之貢皆衣服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兾之土賦亦當如是蓋惟吉凶禮樂之事用之必不可闕者則視其所有而量取之初非藉以為富國之資也此不特與叔世無藝之征相去

懸絶即周官九職之地貢亦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

疏云賦以收穫為差田以肥瘠為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也渭按孔說非是欲見人功之修否不在田賦先後之間經殊不為此蓋餘州先田後賦正例也此州兼有土

賦故特變例書之以見賦不皆出於田耳林説確不可拔

厥田惟中中釋文中竹仲反又如字

傳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正義曰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為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謂定肥瘠以為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為上故

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為九等上言厥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又曰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五百里甸服傳云為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林氏曰兾獨不言貢篚者兾天子畿内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夏氏曰田之高下既分九等則賦亦當稱是今乃有異同者蓋地有廣狹民有多

少則其賦稅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準之況洪水初平蕩析離居者猶未復業必有偏聚之處故地力有闢不闢人功有修不修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級如此遼絶也吴氏澄曰田賦之等不同何也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為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為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為高下也地之最肥者為上上

劉敞七經小傳曰九州之境有大小之不齊其定

田也以田之美惡為等州雖小而田美則居上州雖大而田惡則居下不復問其大小也其定賦也以賦之多寡為差州大者其賦多州小者其賦少不盡繫其美惡也渭按冀大賦第一兖小賦第九與劉說合然雍梁大於豫豫賦第二而雍乃第六梁乃第八青徐小於揚揚賦第七而青乃第四徐乃第五是賦之多寡不盡由於地之大小故必兼人功言之而後其義始備

田賦之等非九州攸同無從相校而第其高下然亦唯據告成時言之其告成以後豈竟無遷改孔疏於雍州說九等云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斯言實獲我心正者猶難永定則雜出之等愈可知矣

周王畿千里之内亦有貢一是九職所稅太府謂之萬民之貢其目則具於閭師農貢九穀圃貢草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鳥獸嬪貢布帛衡虞

各貢其物是也一是采地所入左傳昭十三年子産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注云謂天子畿内供職貢者蓋畿内有三等采地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各以其所食之餘輸之於王名曰貢此周制也禹貢則不然采地在侯服而甸服無之千里之内皆天子之所自治民以其土之所生上供天子亦謂之賦而九職所税以人不以土堯時未有故冀無貢也疏云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遥遠都之

國必有貢篚此言良是然禹治冀州之水及太原恒山而止太原恒山以北未暇施功冀之北土尚無定賦安得有貢篚惟是衡漳恒衛大陸之區當為侯服時已就疆理不知何以無貢豈以帝都距西河裁三百餘里而絶長補短以充千里之數故東方此等肥饒之地皆入甸服雖有所供於上而不名為貢與義實難曉姑識此以待來哲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釋文從才容反

傳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正義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入滹沱大陸在鉅陸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廣河澤也廣平曰陸澤雖卑下芻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曾氏曰恒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河所經故其成功在田賦之後林氏曰恒衛大陸成功在田賦既定之後故不與覃懷衡漳文勢相屬黄氏度

曰河未入海則恒衛合而為瀰漫之勢大陸淪焉自河北流不壅恒衛皆順從大陸於是可耕作矣東陽陳氏曰謂大陸為地者蓋以陸名地也謂大陸為澤者蓋大陸之旁有澤而因地以名澤也今經言大陸既作則是其地已可耕作而澤則非可以言作矣故孔說為當渭按上曲陽今為曲陽縣屬直隸真定府之定州其故城在縣西靈壽縣今屬真定府其故城在縣西北恒即滱水衛即滹沱也古今異名耳據黄

氏說此二役當在兖九河既導之後故不與覃懷衡漳文勢相屬也

或問恒衛滱滹沱漢志明列爲四水子謂恒即滱衛即滹沱亦有所據乎曰有之水經注云滱水東過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即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此非恒即滱之明證耶水經無滹沱之目見濁漳易滱巨馬諸篇中僅一二語故衛水無考然酈注凡二水合

流言自下互受通稱者不可枚舉則滹沱受衛之後亦得通稱衛水可知也薛士龍云恒水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衛水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則宋人已知恒滱衛滹沱為一水矣惜蔡傳述其言而不察耳易水衛水源短滱滹沱源長當從小水會大水之例謂滱滹沱入易非也不然恒水出曲陽縣西北至縣東北入滱衛水出靈壽縣東北至縣東南入滹沱其所歷不過數十里之地曲陽東西相距六十里靈壽東西相距四十里曾謂是尋常之谿澗而勤大禹之荒度乎哉雖至愚者亦知其無是理矣周禮職

方氏幷州山鎮曰恒其川虖池嘔夷釋文虖嘔胡反池徒多反嘔烏侯反一音驅嘔夷即後世所謂滱水也應劭曰滱音臲顏師古曰滱音寇又音苦侯反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漢志代郡靈丘縣下云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文安屬勃海郡寰宇記云文安故城在今縣東北三十里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幷州川周禮注云嘔夷即祁夷出平舒按漢志代郡平舒縣有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治治即濕水亦名桑乾河漢桑乾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蔚州西北平舒則州屬廣靈縣也縣南有壺流河即古祁夷水源出縣西東北流至蔚州入桑乾河不經曲陽縣界鄭說非是禮記

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注云惡當為虖字誤也山海經曰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戰國策蘇秦說燕曰南有嘑沱易水漢志代郡鹵城縣下云虖池河東至參合入嘑沱別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參合當作參户蓋傳寫者因郡有參合而誤參合在漢雁門郡平城縣東今大同府陽和衛北鹵城與參合大山隔絶虖沱不得至其地今河間府青縣南有參户故城應劭云平舒縣西南五十里有參户亭故縣也水經注漳水自成平縣南又東北左會虖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合清河又東北逕章武故城西枝瀆

出為濊水又東北逕參户亭分為二瀆一水逕參户亭北又東北逕平舒縣注虖沱蓋即漢志所謂東至參户入虖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者也此即禹貢之恒衛也然禹主名山川曲陽以下之滱本名恒靈壽以下之滹沱本名衛其出高是泰戲者則恒衛之別源也自周以虖池嘔夷為幷州之川其名著而恒衛之名遂隱於是冀州二大川以恒陽溪雷溝河數十里之原委當之蔡氏因目恒衛為小水而經義幾不可通矣

水經注滱水出代郡靈丘縣西北高氏山即溫夷之水也山上有石銘題言冀州北界故世謂之石銘陘也元和志蔚州靈丘縣溫夷水一名滱水出縣西北高是山今按渾源州在山西大同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本漢鴈時崞二縣屬雁門郡州志云州南七里有翠屏山高千餘丈周十里滱水出其東蓋即高是之別名東南接靈丘界者也東南流合溫泉水水出西北暄谷溫熱若湯能愈百疾又東逕靈丘縣故城南入峽謂之隘門高峯隱天深溪埒谷其故城在今渾源州西南一百三十里西北去大同府二百七十里又東逕廣昌縣南縣今屬大同府之蔚州飛狐口在縣北二十里紫荆關在縣東北一百里又東逕倒馬關關山險隘寔為深峭

勢均詩人高岡之病故關受其名焉今在廣昌縣南唐縣西北亦名常山關又東南逕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即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按曲陽隋為恒陽縣地理志云有恒陽溪即恒水源也元和志恒山在恒山縣北一百四十里曲陽縣志滱水在縣東北又東逕中人亭南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率師侵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者也亭在今唐縣界又東逕樂羊城北史記稱魏文侯使樂羊滅中山蓋其故城中山所造也又東逕唐縣故城南北二城俱在滱水之陽故曰滱水逕其東元和志滱水一名唐河西去唐縣一百五十步又東逕安喜縣南中山記曰縣在唐水之西元和志云滱水在安喜縣北八里蓋其城南徙

也安喜今定州又東逕安國縣北漢安國縣隋改曰義豐今為祁州又東北逕解瀆亭北漢順帝陽嘉元年封河間孝王子淑於解瀆亭為侯國孫宏即靈帝也又東北逕蠡吾縣故城南城在今博野縣西南又東逕博野縣故城南城在今蠡縣界又東北逕侯世縣故城南城在蠡縣東北又東北逕陵陽亭東又北左會博水水出望都縣東南流逕其縣故城南又東南滔入地下又東南於瀆重源湧發東南至陽城縣散為澤渚世謂之陽城澤其水又伏流酒瀆屈清梁亭西北重源又發東逕廣望縣故城北又東北左則濡水注之春秋昭公七年齊與燕會於濡上杜預曰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是濡水與庫池滋易

互舉通稱矣按漢志中山望都下云博水東至高陽入河高陽屬涿郡蓋博既合濡入滱則東至文安入大河也又東北逕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依城即古葛城郡國志曰高陽有葛城燕以與趙者也今安州北有依城河又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寰宇記阿陵故城在莫州任丘縣東北二十里滱水枯瀆在縣西一里又東北至長城注於易水長城在今文安縣界易水有北易中易南易北中易受北易而合流者易水注云易水於容城縣東南合滱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滱自下滱易互受通稱矣寰宇記南易水自容城縣南流入瀛州高陽縣界與滱水合南易一名雹水以今輿地言之渾源靈丘廣昌並屬山西大同府曲陽屬直隸真

定府唐縣定州慶都祁州博野蠡縣高陽安州新安並屬保定府任丘屬河間府文安屬順天府諸州縣界中皆古滱水所行也宋初猶未改自咸平中何承矩興塘濼以限契丹戎馬之足於是始引水歸北而文安之瀆遂空其後滱水仍自蠡縣改流經肅寧河間雄縣任丘以至文安而不復北行明時則又自雄縣改流入霸州保定界為玉帶河不復入文安矣此恒水下流變徙之大畧也晁以道云今之恒水西

南流至行唐縣東流入於滋水元和志滋水在行唐縣南二十六里又東南流入于衡水元和志長蘆水即衡漳故瀆在衡水縣南然則恒水之源所謂恒陽溪者亦改流南向合於漳水而曲陽以下瀆同而源則非矣

滹沱大川也水經當自為一篇頃閱寰宇記鎮州真定縣蒲澤下引水經注云滹沱河水東逕常山城北又東南為蒲澤濟水有梁馬俗謂之蒲澤口又滋水下引水經云滋水又東至新市縣入滹沱

河又深州饒陽縣枯白馬渠下引水經云滹沱河又東有白馬渠出焉又瀛州河間縣大浦淀下引水經注云大浦下導陂溝競奔咸注滹沱是故人因決入之處謂之百道口此四條檢今本無之則似水經元有滹沱水篇宋初尚存而其後散逸滹沱原委不可得詳惜哉歐陽玄補正水經序引崇文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蓋涇洛滹沱等篇皆在此五卷之中今本仍為四十卷則後人析之以充其數耳漢志代郡之鹵城常山郡之蒲吾靈壽南行唐新市信

都國之信都河間國之弓高樂城勃海郡之成平東光參戶東平舒文安皆有滹沱河弓高樂成參戶又有滹沱別水而發源經過之地未悉今據元和志所載以補水經之闕滹沱水出代州繁畤縣泰戲山一名武夫山在縣東南五十里繁畤本漢葰人縣屬雁門郡漢末荒廢晉改置繁畤縣周省隋復置葰音璨滹沱一名派水許氏說文派水出葰人縣戍夫山郭景純以為鹵城縣武夫山括地志以為孤阜山寰宇記以為平山蓋皆泰戲之別名也西南流逕唐林縣東縣東北至代州一百十里本漢廣武縣隋為五臺崞二縣地今州西有廣武廢縣蓋即唐林縣

界也又西南逕崞縣東縣東北至代州五十里水去縣二百步又西南逕秀容縣東縣為忻州治水去縣三十二里東轉逕定襄縣北縣西至忻州四十五里今治即陽曲故城水去縣五里又東逕五臺縣西南縣西北至代州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三十五里又東逕盂縣北縣西南至太原府二百二十里水西自五臺縣界流入南去縣百里又東南逕靈壽縣西南衛水注之縣東至恒州五十里水去縣二十里縣志云衛水在縣東十里俗名雷溝河源出縣東北十四里良同村南流至縣東南合滹沱河又東南逕真定縣北縣為恒州治水去縣一里又東南逕九門縣西縣西至恒州三十里水去縣四十九里今藁城

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又東南逕藁城縣東縣西北至州五十八里水去縣二十九里又東逕鼓城縣北縣西至恒州九十五里水去縣十三里寰宇記云隋開皇六年分藁城地置昔陽縣十八年改曰鼓城又東逕深澤縣南縣西北至定州九十里水去縣二十五里即氷合渡光武處俗謂之危渡口又東逕無極縣北縣北至定州八十里水去縣三十里又東北逕鹿城縣西北縣東至深州二十五里水去縣四十二里與博野縣分水寰宇記滹沱河在博野縣東南三十五里又東逕安平縣南縣東南至深州五十三里水去縣二十三里派水今名磁河西自定州義豐縣界流入又東北逕饒陽縣北縣西至深州三十里水去縣四十五里

縣治晉魯口城也公孫淵叛司馬宣王征之鑿滹沱入派水以運糧因築此城蓋滹沱有魯沱之名因號魯口後魏道武皇始三年車駕幸魯口即此地也自此以下當入瀛莫二州境而元和志亦闕按寰宇記瀛州河間縣西二十里高陽縣東北十四里莫州鄚縣南二里霸州大城縣北一百三十里文安縣西北三十里皆有滹沱水此即漢志所云從河東至文安入海者以今輿地言之繁畤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盂縣並屬山西太原府靈壽真定藁城深澤無極並屬直隸真定府

東鹿博野並屬保定府安平饒陽並屬真定府高陽屬保定府任丘屬河間府大城文安並屬順天府諸州縣界中皆古滹沱水之所行也宋初猶未改自塘濼既興引水歸北而文安之瀆堙廢遂以樂成今獻縣之滹沱別水為滹沱之正流而故道不可復問明天啓後漸徙而南至　本朝順治二年自東鹿南決入冀州與漳水渾濤而安平饒陽之地不復有滹沱矣滹沱在河北羣川中溢決尤甚未有數年不變者而從冀

州合於漳水亦猶黄河之與淮合均為古今水道之極變也

東漢以後浮陽今滄州參户今青縣東平舒今大城章武今静海天津泉州今寶坻諸縣界中漳清合流之瀆即古徒駭河西漢時大河猶行之者也故漢志云滱水東至文安入大河滹沱東至參户合滹沱别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恒衛皆於文安入河也今文安縣在霸州南少東六十里據水經注易水逕容城縣南又東合滱

水自下互受通稱又東至文安縣與滹沱合又東至泉州縣南東入於海此即合漳御由潮河至獨流口入海之道也御河即清河潮河即界河自塘濼興而文安大城諸水多入白河即潞河其行潮河者唯漳御耳古時滱易滹沱混而為一自文安會大河入海西漢時猶然而程泰之謂滹易中高不與河通何邪惟二水皆入河故禹必先道九河而後治恒衛從河以入海不然海口壅塞雖欲治二水不可得也

冀州有三大陸一在鉅鹿郡北班固繫諸禹貢又名鉅鹿澤呂氏春秋云趙有鉅鹿又名廣河澤爾雅晉有大陸孫炎云今鉅鹿縣廣河澤是也此真禹貢之大陸也詳見下文一在河内修武縣古寗邑秦置修武縣其故城在今獲嘉縣西北左傳定公元年魏獻子田于大陸還卒于寗杜預云大陸疑即吴澤陂近寗是也一在太原鄔縣今為介休縣地班固云九澤在縣北是為昭餘祁并州藪酈道元云呂氏春秋謂之大陸是也斯

二者皆非禹貢之大陸也今按呂覽九藪既云晉之大陸又云趙之鉅鹿如謂大陸即鉅鹿則一澤不應兩見故道元以鄗澤當之蓋晉為唐叔始封大陸宜在其境内而鉅鹿當戰國時實為趙地故分為二澤也要之廣平曰陸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大陸猶之高平曰原亦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太原耳然晉之大陸在漢大陵縣界陸恐是陵字之誤

蔡傳引程氏曰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之地者得之今按漢志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一而已而唐人所言不一通典有二趙州昭慶縣隋爲大陸縣有大陸澤昭慶本漢廣阿縣隋曰大陸唐曰昭慶宋更名隆平今在真定府趙州東南一百里縣志云大陸澤在縣東北三十里杜家莊深州陸澤縣有禹貢大陸澤陸澤本漢下博縣其故城在今深州南唐先天二年分下博及饒陽鹿城地置陸澤縣爲深州治今在真定府東二百里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鉅鹿縣大陸澤一名

鉅鹿澤在縣西北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葭蘆菱蓮魚蟹之類充牣其中澤畔又有鹹泉煮而成鹽百姓資之鉅鹿本漢南䜌縣亦兼得鉅鹿縣地在今順德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漢路溫舒鉅鹿東里人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即此澤也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即大陸別名深州鹿城縣大陸澤在縣南十里鹿城本漢鄡縣今為束鹿縣在保定府祁州南一百三十五里又陸澤縣南三里即大陸之澤是也故程泰之謂以邢趙深三州之地為大陸自杜李始愚竊謂唐

鉅鹿縣東境亦漢鉅鹿縣地澤在西北接昭慶界蓋一澤跨二縣之境即班固所云在鉅鹿縣北孫炎所云今鉅鹿縣廣河澤者也而志家唯以平鄉為古鉅鹿求此澤而不得遂言今盡為丘隴豈知元和志獨詳於鉅鹿原不在平鄉界邪宋河渠志云大觀元年河決陷鉅鹿縣遷縣于高地又以降平下濕亦遷之則二縣地勢最卑澤在其間明矣通典昭慶陸澤縣有澤而鉅鹿城無之可見四澤實止二澤唐人亦似知漳水

即禹河故以南宮所出之洚瀆爲北過降水以深州之大陸澤爲至于大陸意謂如此則大陸在過降之後與經適合故不主鉅鹿而取陸澤然枯洚乃漢時漳水之徙流實非禹迹即以爲禹迹此亦是河别爲降不可謂之過也大陸在邢趙二州界而深不與馬傳同叔云凡廣河澤以東其地平廣緜延千里皆謂之大陸是瀛滄亦大陸矣河自大陸又北始播爲九河誠如傳言則許商所謂九河

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者將何所容其地邪

大陸禹更有濬畎澮之功非因恒衛既從而遂得耕作也觀復言既可見蓋大陸地形洿下東有大河北有恒衛先是九河未通恒衛未從合而為瀰漫之勢平地皆成巨浸至是二水從河以入海禹乃濬其畎澮達於支川其澤亦為之陂障以資蓄洩而耕作之事以興故復言既明其非一役也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釋文島當老反夾音協碣其列反渭按島史記漢書並作鳥鄭康成王肅並稱鳥夷疏云孔讀鳥為島明唐初亦作鳥字今本作島蓋開元中所改也

傳曰海曲謂之島碣石海畔山正義曰島是海中之山夷居其上為島夷王肅云東北夷國也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為海畔山也蘇氏曰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林氏曰島夷皮服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禹貢於九州

之末皆載其達於帝都之道周希聖謂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所可至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雖其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此說得之冀州三面距河是其設都之意實有取於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所載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於下言所由以達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具備而皆以河為主蓋達於河則達於帝都故也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

也蔡氏沈曰島夷以皮服來貢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金氏曰皮服即爾雅所謂東北方之文皮者郭璞云虎豹之屬皮有緌綵都昌陳氏大猷曰此夷狄獻方物以自效與冀州不言貢不相妨礙鄭氏曉曰碣石與島夷連書此即島夷入貢之道也渭按通典三韓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蓋即此所謂島夷驪城後漢省說文碣特立之石東海有碣石山據文穎酈道元所說當在直隸永平

府昌黎縣東南今其地無山以應之辯見導山河謂逆河凡九州之末皆言貢道然亦所以紀治水之成功曰夾右碣石入於河則破碣石納河流之事隱然可見矣

九州之末各載其通於帝都之道傳以為禹治一州之水既畢遂還帝都白所治非也禹欲白所治不必身入帝都即使身入帝都亦何難於陸行而必循各州紆廻之水道以廢時失事哉鄭康成謂

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如此則不當敘於田賦貢篚之後王肅謂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各州往還乘涉之水名今按所載皆達河之道非有往還乘涉之事諸說皆不可通至周氏之言出而其義始定此實後人勝前人處謂今必不古若者曲士之見也

鄭康成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史記正義以韎鞨為鳥夷引括地志云韎鞨國古肅慎也在

京東北萬里已下東及北各抵大海其人多勇力善射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為鏃渭按此即周初所貢之楛矢石弩也然史記言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北有肅慎東有鳥夷則自是二種鳥夷非即肅慎且洪水初平肅慎亦未遽通也今本作島夷薛士龍云海上諸夷濊貊肅慎之屬按海中之山水繞其四面斯謂之島島夷唯倭韓可以當之濊貊肅慎之國止東面臨大海

餘皆通陸不得為島夷

漢書朝鮮傳真番音潘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弗通辰國即三韓地也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東夷韓國人率衆詣樂浪音洛狼內附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晉梁二書作弁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是

其一國馬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為辰王盡王三韓之地北史新羅者本辰韓族也地在高麗東南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不得自立王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唐書東夷傳

高麗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百濟扶餘別族也南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則新羅新羅弁韓苗裔也地横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東南日本西百濟北高麗今按新羅百濟本三韓七十八國中之二至唐時則有新羅百濟而無三韓之目遼史地理志有高州三韓縣辰韓為扶餘弁韓為新羅馬韓為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於遼東界中僑置三韓縣今以遼東

為三韓非也古韓國在朝鮮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水環其四面故曰島夷元和志大人故城在登州黄縣北二十里司馬宣王伐遼東造此城運糧船從此入今新羅百濟往還常由於此蓋河自東漢以後徙從千乘入海故唐時島夷貢船循渤海南岸入河禹河由碣石入海故西指碣石夾右而入河也

傳云島夷還服其皮朋水害除林少穎曰茹毛飲血而衣皮夷狄之本性不必水害既平而後得服其皮也乃改為今說王氏炎云北方地寒故服皮南方地暖故服卉東陽陳氏曰非也此自各言有

所出耳北方皮服豈夏亦服之乎南方焦葛豈冬亦服之乎如吉貝木綿皆南方所出然皆非暑服也陳說良是

王伯厚云在高麗界者為左碣石在平州南者為右碣石蓋以經文右字屬下讀愚謂經有二荆山不加南北字以別之有二蒙山不加東西字以別之碣石一而已何用目之曰右果爾則導山之文無右字當為左碣石矣金吉甫取之殊不可曉

馬明衡云行海者有山可見則望山為準無山可望則望星為準意碣石是自海達河所望以為準者固無妨於遠豈必逼近肱腋之下然後謂之右轉屈之間邪徐常吉云海水漫天入河之道難認碣石高峙其右由海望之如在右腋也此皆以碣石為離岸數十里之大山故有是說其實此山不過一海濱之巨石負海當逆河之衝故大禹鑿之以納河自東北泛海而來者帆拂其顛舟檥其足

真如在肱腋之間非但遙望之以為準也

程泰之云冀北為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達河也渭按大遼水出塞外又東南流至安市縣西南入海西去碣石五百餘里此誠不與河通濡水一音人朱切出涿郡故安縣東南流至范陽縣合易水入河春秋昭公七年齊燕盟于濡上即此水一音乃官切讀若難從塞外來東南流

至絫縣碣石山入海即今欒河此正值逆河之尾亦不可謂不與河通也至若滹易二水合流至文安入河它日幽并貢道正須由此而以為不與河通北來者必由海入大謬且告成之時冀北尚未制貢此經專為島夷而設與五郡之地全無交涉也

禹貢錐指卷二